

編輯的話

一回神，第十期《議藝份子》的編輯程序便落入尾聲，面對最後的「編輯札記」我卻陷入膠著。

本期《議藝份子》首度對外徵稿，緊接著進行電子化的工作，稿件由審稿人篩選後即將印製成書並放在網路上，往後亦會進入國家圖書館的電子資料庫當中成為可被搜尋的文字對象，這意味著我們所書寫出的文字將會擁有更多展示的對象。吳方正老師在前文中談到，第一期《議藝份子》出刊前，學長姐們思索的是研究生學習成果的展示意義，如今過了十年，我們處在更加氾濫的文字與影像世界中，這份刊物引發我焦慮的原因轉為文字與我們自身以及與閱讀者之間的關係。

還記得研一時，在閱讀吳方正老師「藝術史學史」以及劉瑞琪老師「性別理論與視覺文化」的課堂文本時，隨手寫下了：

修辭學的使用，猶如花苞和殘敗，
從聖徒傳進入天才型藝術史，接續女性主義的批判，
那麼長歷史的挪用與隱匿之後的語彙系統，
我們使用著彷彿他者來批判亦為主體對象，
我們言語、視覺印象、聽入的音域，這樣言語敘述的系統，如何具有新的可能？

現在想想，當時的自己也許是在學會表達之前，便先為了文字感到不安。然而如此便不試著去表達嗎？或者應該由表達當中嘗試尋找可能的答案？今天網路的普及開拓了更多除了自我表達之外更多溝通的可能，想當然爾文字並不會在印刷成冊之際便定型死去，也許會進入同一個語言的系統，也許是構成另一個與觀看者互文的機會，我想這或許是《議藝份子》能夠持續到第十年，並出現某些新轉變的部分原因。

本期刊物內容包括了中國美術史、台灣美術史，特別的是西洋美術史的部分絕大多數都是現代與後現代的範疇，並包含大量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採用的研究方法大不相同，內容也大異其趣，或許有些不夠縝密或成熟，但都是我們與視覺圖像交會、思考，並嘗試以文字表達的過程。

學生會編輯部 陳韋臻

2008.03.12.